



09959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

大蘇文約選

五三

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

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

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



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

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生死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必程朱所議乃本末兼貫而子瞻所言士習偷苟無法以禦處足使學者愧生而顏赧亦有補於世教



與李方叔書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愼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

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  
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  
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  
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邱明  
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  
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  
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  
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  
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

大蘇文約選

五六

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  
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  
不一



答謝舉廉書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立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

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  
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美玉  
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  
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揚雄之文雖韓子猶躋之子長相如之列至永  
叔子瞻始辨其陋可謂卓識



答劉沔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掇，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儼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

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某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寥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用此見古人讀書不索之形骸之外而必洞見其五藏癥結太史公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蓋雖好學而不深思末由心知其意也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

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

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  
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  
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  
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  
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  
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  
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  
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  
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  
此意



思治論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勅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

大蘇文約選

五

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羗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

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  
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  
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  
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  
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  
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  
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  
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

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  
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  
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  
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  
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  
宮室之大小。旣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  
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  
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  
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



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

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



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

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



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 始皇論一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

大蘇文約選

七二

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



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叅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其怨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鈎深索隱實人情物理之自然是以可貴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

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劫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强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魯隱公論二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  
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  
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  
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  
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  
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  
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

大蘇文約選

七

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

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  
亂臣賊子猶蝮虵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  
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  
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  
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  
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  
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  
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  
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

大蘇文約選

文

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  
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  
覽觀焉

事核而理當直達所見不用反覆以爲波瀾於  
子瞻諸論中更覺嶢然而出其類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

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

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

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鳴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救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

大蘇文約選

二

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句踐，句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

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疆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  
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劔扛鼎雞  
鳴狗盜之徒莫不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  
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  
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  
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  
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  
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

大蘇文約選

八三

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  
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  
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  
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  
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  
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  
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  
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  
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

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

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



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淠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

大蘇文約選

六

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以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



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

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勑。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能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

大蘇文約選

九十一

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



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

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亦自有見但賈子陳治安之策乃召自長沙獨  
對宣室傅梁王後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談之間  
而遽爲人痛哭未免鹵莽耳



